



刘鸿 著

风流 学

出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刘鸿著 风 流 大 堂



4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刘 鸿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流大学生 / 刘鸿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313-3807-9

I. ①风…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2553 号

风流大学生

责任编辑 郝庆春

责任校对 高 辉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0mm×250mm

字 数 349 千字

印 张 19.625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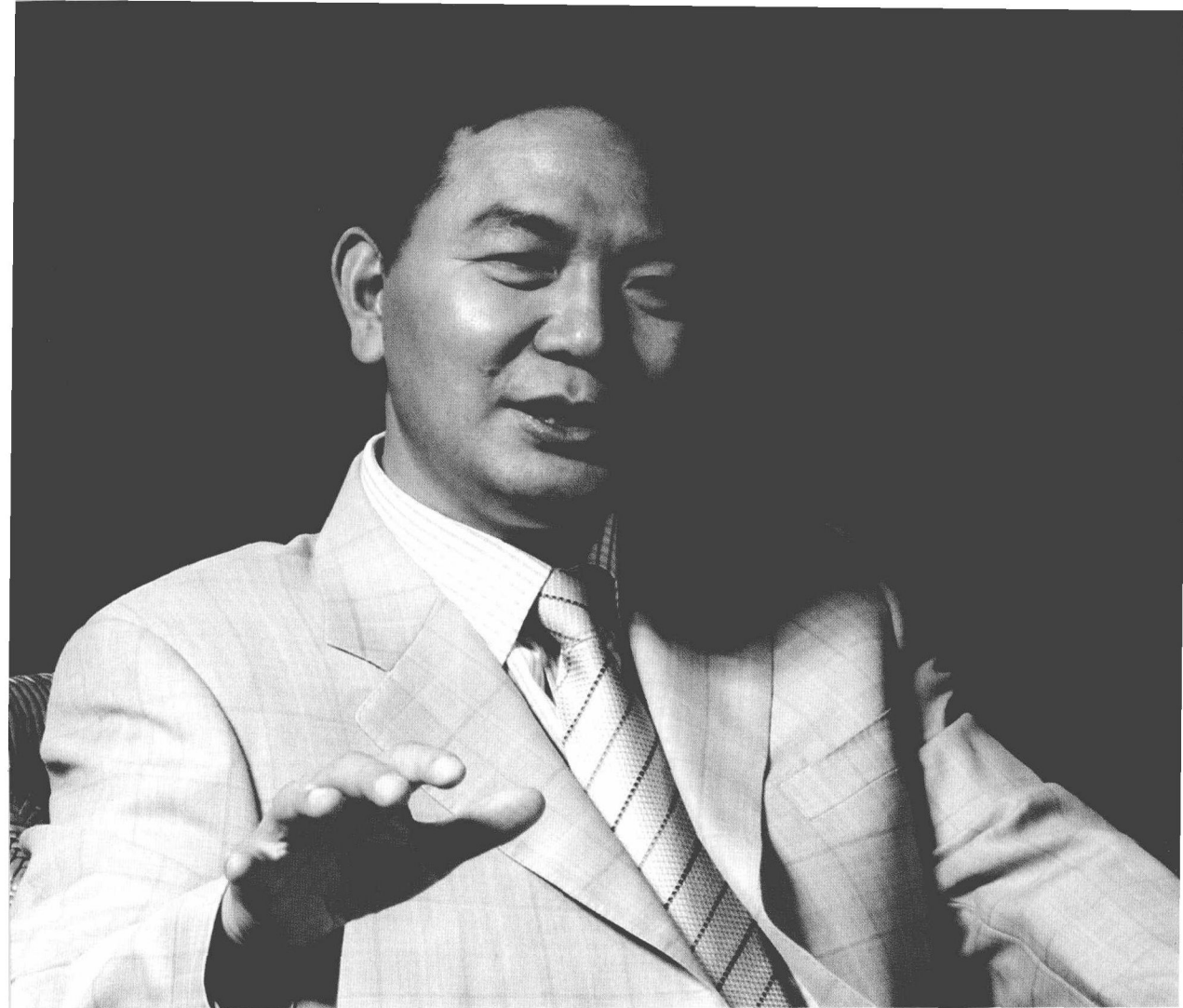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807-9

定价:33.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3812199



刘鸿 曾用笔名东方树，1964年4月出生于湖南安仁。

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1984年毕业，获理学学士；1989年入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1990年结业，完成硕士研究生课程的学习；2005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7年毕业，获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曾任湖南大学（原湖南财经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副处长，湖南湘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过长篇小说《风流大学生》《泡沫》及《期货交易市场与运作技巧》等学术著作。

2001年下海经商，曾任湖南正湘行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总裁；阳光100（湖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阳光100置业（辽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天朗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再版序言

我的长篇处女作《风流大学生》的第一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出版发行，原定的书名叫《倾斜的学府》。该书出版的时间本应在一九八九年的上半年，最后一次清样稿已校完，只差没送印刷厂了，却突然被叫停，原因就是那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使得大学生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出版一部全面描写八十年代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自然成了一个敏感而难以决定的事情。

在搁置了一年多之后，百花文艺出版社还是顶着各种压力、排除种种阻力出版了该书，只是将书名由原来的《倾斜的学府》改为了《风流大学生》。对此，我表示理解与接受，并由此，我与本书的责任编辑，后任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的薛炎文先生成了好朋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毛泽东的逝世与“四人帮”的倒台，邓小平的复出，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个时代最鲜明、最响亮、最振奋人心的口号就是“改革开放”与“解放思想”。在这两面大旗飘舞之下，有思考力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灵魂深处开始了对历史、对主义、对制度、对社会、对人性、对教育等基本问题的深刻反思，并由此产生出了一大批富有震撼力的文学作品和思想著作。与此同时，一批优秀的西方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也被翻译进来或者重新出版。新思想、好作品广为传播，直指

心灵。人们不再愚昧，不再迷信、不再盲从。

《风流大学生》所描写的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大学，并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学习、思考、成长、与内心和环境发生冲突的一群大学生。他们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初考入大学，入大学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风华正茂、激情满怀。他们没有“上山下乡”当过“知青”的沧桑与成熟，却有“天之骄子”“凤毛麟角”的自信与骄傲。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的滚滚大潮，他们喊出了“自由选择、个性解放、从我做起、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

“这部反映当代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通过对燕湖大学一群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不同社会阶层的大学生性格命运的描写，真实、细腻、生动地再现了他们不平静的校园生活，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历程。他们多彩多姿的人生追求，谱写着严肃与浪漫、欢快与凄凉、激昂与颓唐，迥然不同的青春乐章……”（《风流大学生》第一版的内容提要）

以上所引、所写的目的是希望读者借此对《风流大学生》的出版情况与时代背景有所了解，以便增加阅读时的理解与认同。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三十年过去。现在的大学同大学生与那个时代的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春风文艺出版社盛邀重版《风流大学生》究竟有怎样深远的考虑？我以为重版的意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于我的同学、朋友及我们那代大学生，可供回忆、怀旧之阅读。我们都过了不惑之年，且大多现在已是社会各个领域的中流砥柱，在商界、政界、学术界、文艺界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和成就，但我们仍然在为自己的目标进行不懈地追求与奋斗，回头重温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与青春岁月，回想一下自己那时候的状态、心境，对比一下自己的现状与那时的理想及身心的变化，进而找到自己身上历三十年时光流逝、社会变迁而不变的兴趣、个性、情怀、梦想，难道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吗？

二、于当今大学生，可提供一本了解其父母辈大学生生活的小说读本，并借此了解中国大学教育的发展。尽管当今大学生的生活、情感、思想及所面对的时代与我们那代已完全不同，但是，“大学还是那个大学”，“体制还是那个体制”，“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对他们年轻而自尊的心所带来的刺激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加强，只要细细阅读，肯定能引起他们一定的共鸣。

三、于我自己，则是了却一个夙愿，因为《风流大学生》凝聚了我大量的

心血与汗水，记下了我的苦闷而奋发的大学生活，寄托了我的青春梦想，连接着我无法割断的文学情结。虽然我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人，正在为实现自己的商业抱负在商海打拼，但我总忘不了自己从大学便开始做起的文学梦。也许有一天，我会背起行囊，离开商海，放弃一切赚钱的机会，重新拿起笔，皈依我那“经国之大典，不朽之事业”！

为了尊重历史，《风流大学生》此次重版除了将笔名东方树改用本名刘鸿及修改几个错别字外，没做任何修改。

最后，谢谢春风文艺出版社重版发行此书！

刘 鸿

二〇一〇年四月于北京

第一部

“喂，看什么书，这么入神？”刘鹰云在去系里的路上，看见他们班的女生陈素荫正坐在一个紫藤棚架下读一本厚厚的书。她瘦瘦的，高高的，一身蓝布裤褂有些儿松松垮垮，两根细长的小辫耷拉在肩头。一张秀气的瓜子脸儿有些苍白，好像从小就缺乏营养似的。她读书的样子极认真，秋风不停地拂动她前额的短发，她却全然不知，两片薄薄的嘴唇不时地翕动一两下，仿佛书中有什么在撩拨她的心。鹰云对陈素荫这副读书的神态很感兴趣，便停下脚步喊了一声。

素荫抬起头，一对又大又圆的眼睛闪着忧郁的光芒，看了看刘鹰云，说道：“《简·爱》。”

“你很喜欢看小说？”鹰云走近一步。

“嗯，”素荫点了点头，“不然我就不报中文系了。你不喜欢？”素荫说话略带四川口音。

“不能说不喜欢，不过，我觉得小说没多大用……”

“你这么认为？这就奇怪了，那你干啥子还要读中文系呢？”

素荫眼里闪出一丝疑惑的光。

“我并不想学中文，也没报中文系，我报的是经济系，可他们硬把我录取到了中文系。这不，我正要去找张书记要求转系呢。”

“会同意吗？”

“不知道。不过，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都要学我的经济学……”

“这行吗？”

“怎么不行？我可以到经济系去听课，可以自学。鲁迅是学医的，可成了大文豪；毛主席是师范生，却成了大政治家，举世瞩目的英雄。我觉得关键靠自己，路都是自个闯出来的。我就不信命。你信命吗？”

“命……”素荫的表情顿时凄凉了许多。她抬头望着茫茫的天空，低声说，“不知道。命，也许有吧；不过，我也不认命。要是真认命的话，我今天就进不了燕大，也就不可能坐在这儿读书了……”

素荫来自巴山蜀水，她的故乡在嘉陵江上游一个偏远的小县城。父亲是养路工，亲生母亲在她未满三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父亲续了弦，她是在愚昧无知而又严厉冷漠的后母的眼皮底下长大的。她是靠了自己的艰辛奋斗，在非常恶劣的环境里考上燕大的。对于命运这个抽象的概念，她过去并没作过深入的理性思考，但她觉得自己每时每刻都在与命运作斗争，都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苦斗。

“嗨，两位好！”

柳丝飘拂的小路上传来一声热情的问候。鹰云与素荫一同望去，只见一个苗条的姑娘，背着书包，轻盈地朝他俩走来，披肩发在秋风里飘动，一脸快乐活泼的神情，白皙的脸庞轮廓分明，下巴微微翘着，略带西方女性的风味。她穿着粉红色的羊毛衫，乳白色的筒裤，既鲜艳又高雅。

“你好。”素荫朝走来的这位姑娘点了点头。

鹰云看着她，知道是班里的同学，可现在还叫不出名字来。

“在谈论什么来着？”她笑盈盈地问。

“命。”鹰云答道。

“命？有意思。”

“你信命吗？”鹰云问道。

“我呀，我无所谓，我想命如果有了，那就有了，我们管不着它；如果没有，那就没有，我们也只能这样。有人说命就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儿道理。命运究竟是什么？有没有？这个我看只有天知道。”她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刘鹰云，现在生活习惯了吗？”

“还行。”鹰云对她能叫出自己的名字感到很惊喜。

“吃馒头怎么样？”

“刚来的几天有些吃不惯，现在没问题了。我适应环境的能力挺强的。”

鹰云在身旁的一棵树干上推了一掌。

“是吗？这就好……”

“呃，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鹰云问道。

“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你的籍贯呢。刚进燕大的那天，在咱们系的迎新站旁，一位搞接待的老师问你是哪儿人，你高声说‘湖南’，好神气啊！当时，我也在，给我的印象挺深的。”这姑娘笑道。眼睛亮闪闪的。

素荫听着她与鹰云谈话，觉得她到底是大城市的，与男生说起话来这么从容，大方，无拘无束。她心里有些羡慕。

“是吗？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姓任，名湘芷。”

“任湘芷。”鹰云重复了一遍。

“yes，”湘芷笑了笑，朝他俩挥了挥手，“Bye-bye！”便飘然而去。

鹰云看着任湘芷离去的背影，觉得这女孩挺够味儿。他回头看了一眼素荫，心想，她与任湘芷完全不同：一个文静、忧郁、朴素，像一滴水，一棵草；一个热情、快乐、高雅，像一阵风，一片火。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使鹰云对她俩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与鹰云短暂的交谈中，素荫便感觉到他的自信，他的锋芒，他的勃勃的雄心。她觉得他身上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种坚定的信心和摧不垮的信念。湘芷走后，鹰云便告别了素荫。大步朝中文楼方向走去。望着鹰云消失在柳条中的背影，素荫想，做一个男子汉真好。

二

刘鹰云踏进中文系总支办公室的时候，张文政正坐在办公桌前的沙发上，头仰着，双手捧着《人民日报》。听到脚步声，他放下手中的报纸，挪了挪微胖的身子，朝鹰云看了一眼。他觉得这学生有些面熟，仿佛在哪儿见过，可一时又记不起来了。鹰云的颧骨和眉骨都有些凸出，黑黑的剑眉下，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着火一样的光辉，透出一股力量，一股青春的血气。

“有什么事呀？”张文政问。

“我要求转系的事，你们研究了吗？”

“噢，你是新生吧？叫什么？——刘鹰云，是不是？嗯，你讲讲看，为什

么要转系呢？坐下讲。”张文政显得平易可亲。

“这个我在申请书上已经写了，我这人不适于学中文，也不打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文学。我喜欢经济，想学经济。我志愿里也没报中文系嘛！”鹰云没有坐下。

“你虽然没报中文系，可总填了服从分配吧？我跟你说吧，小伙子，录取你到中文系，你并没亏啥嘛，我们中文系在燕大是相当有名的，一般考生想进还进不来呢。我们系有许多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张文政在说“学者”、“教授”这两个词时，舌头不自觉地打了个卷儿，好像他很不情愿把这两个词儿吐出口。

“中文系是挺好，可我的兴趣不在这方面。”

“兴趣可以培养嘛，现在主要是你对我们系还不了解，以后了解了，就会喜欢上的。既来之，则安之，就这样，啊……”张文政端起茶杯呷了口茶。

鹰云感到心头发凉，刚才那股兴冲冲的劲头儿顿时踪影全无，但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紧闭着棱角分明的嘴唇，显出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神情。

“我不能同意你转系，况且，这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就能算数的。”张文政继续说，“不要只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嘛，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国家的利益，任何时候都要听从党的安排，是不是？你既然已录取到咱们中文系了，那就好好地到中文系学习吧，怎么样？”

“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鹰云不知怎的，吐出了这句话。

张文政大吃一惊——一个刚刚跨进大学门槛的新生，脸上的稚气尚未脱尽，竟敢在他面前说“合理”与“不合理”的话，他搞了几十年的学生工作，这还是头一遭碰到。他觉得眼前这学生太狂妄、太固执了，便板起脸，威严地说道：“嗯，不合理，怎么不合理？你说说。”

鹰云已经有些灰心了，看着张文政严肃的神情，心头更增添了一种紧张。但他觉得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执著地追求，应该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写了申请，就应该要求到底，力争到底。他皱了皱眉头，冷静地说：“我不愿学中文，却被关在里面出不去，而那些想学中文的同学却被堵在门外进不来。这样不考虑个人的兴趣与追求，就会抑制人的学习热情，挫伤人的积极性，这就是不合理。”

“这怎么不合理呢，嗯？这是学校的制度嘛，《学生守则》你看了吗？啊？你真是名堂多，咱们那时候，党分配到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从不

讲什么条件的!”

“可现在已经是八十年代啦，我们需要选择!”

张文政本以为这个学生在他的威严之下，不会再说什么，不想，他却心慌不忙地说了一大堆道理。他觉得这学生太自以为是，太目无领导和师长了，刚进大学就狂成这样，我们以后还怎么管你？张文政想着，站起身子，声色俱厉地说：“选择？选择什么？选择自由主义吗？选择个人主义吗？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大学，一切都应该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也就是你的最高选择。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批准你转系。你刚进大学，有许多事情根本就不懂，不要闹情绪，啊，这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自己回去好好想想吧。”

三

鹰云站在中文楼大门前的台阶上，双眉微蹙，面凝愁云。他觉得心口发胀，仿佛有一团压缩气体在胸膛里翻动。天空一片苍茫，太阳西斜，放射出温和得近于冷漠的光辉。梧桐树在凉爽的秋风里微微摇晃，斑斑点点的阳光和阴影在无声无息地变幻。一些早衰的叶子从树枝上飘落下来，在秋风里四处飞舞，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满目的秋色使鹰云心中更添了一种凄凉。对于转系，他已经绝望了。这是他离开父母，告别家乡，进入大学后，自己独立自主所干的第一件大事，却没有成功。鹰云过去的经历虽然不多，却辉煌灿烂。他从小就是孩子王，读书后，担任过班长，少先队大队长，团支部书记等学生官。每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就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人物。他认为自己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巨大的号召力，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伟人，一个天马行空、叱咤风云的英雄。今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他就以全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燕大录取。他一直是成功者，胜利者，从未尝过失败的滋味，因而，这突然的失败使他感到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他捋了捋头上的乱发，想让感情平息下来，冷静地想一想自己目前的处境。

突然，有几声清悦的鸣叫从高空传来。鹰云的心震颤了一下。他昂首举目，只见辽阔的苍天上，一只黑色的大雁正扇动着翅膀奋然向南飞翔。鹰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只孤独的大雁，一股热流从心底涌出来，传遍了他的整个身躯。这是他第一次在北国的天空上看见大雁，一种异常亲切的感情在他心头油然而生。还是孩提时代，他就喜欢上了大雁。他经常在湘江边的沙滩

上看南来北去的大雁。大雁有时候成群结队，排成“人”字或“一”字形。有时，就像今天这样，孤身一只，奋然独行。父亲告诉他，大雁飞得又高又远，是最富有理想和进取精神的一种飞禽，古代的许多英雄豪杰都喜欢以大雁自喻。因此，鹰云从小就渴望自己能像大雁一样，穿云破雾，翱翔蓝天，自由自在地飞向那理想的高峰，飞向那自由的境地。

大雁愈飞愈远，身影愈来愈小，渐渐消失在南方的天际。这大雁飞过黄河，飞过长江，飞过洞庭湖，就飞到了湖南。一想到故乡，鹰云就仿佛看见了那熟悉的街道、田野、山峦，听到滔滔湘江的喧响。在湘江之畔那个古老的小县城里，鹰云度过了他生命最初的十七年。对故乡，他现在最思念的是父亲。如果父亲这时在他身边的话，他一定会把自己的怨愤、疑虑、矛盾向父亲倾诉，求他帮助。在鹰云的心中，父亲是指路人，是精神上的导师。在早晨的清风里，在夜晚的星光下，在湘江边的沙滩上，在湘江里的波涛中，父亲对他讲了无数古今中外英雄人物的故事：列国诸子、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孙文黄兴，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罗斯福，俄国的列宁；而讲得最多的却是毛泽东——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勇敢与坚强，青少年时代的求索与奋斗，韶山——井冈山——延安——北京这条道路的曲折与辉煌。父亲告诉他，毛主席曾经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学生，靠了他的天才，他的奋斗，他的不屈不挠的追求，成了世界巨人，永世流芳的英雄。鹰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每当父亲讲毛泽东的时候，就慷慨激昂，而讲完之后，又要叹息几声，显出一副悲哀的神情。

鹰云跨下台阶，步履沉重地朝燕湖走去，边走边考虑自己的选择。不一会儿，他来到了杨柳环抱的椭圆形的燕湖边上。湖水碧绿，凝然不动，如一潭浓浓的绿酒。鹰云在湖畔的小路上慢慢走着，双目望着一平如镜的湖面。他想：燕湖，燕湖大学，就在一个月之前，这一切对我还是梦境，还是我心中的向往与憧憬，还是我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读高一时，他曾在报纸上读过一篇燕大七七级学生写的《燕湖，我对你说……》的散文，文章旁边附有一幅燕湖的照片。他当时把文章剪了下来，反复地读着，直到现在，他仍然记得其中的一些段落和句子。那是他对燕湖的最初印象。那个印象在他心头是那么美好，那么深刻，对他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以致使他觉得如果自己不能考入燕大，不能在燕湖边学习、思索，那将是他一辈子的不幸。两年以后，这个理想成了现实。当轰鸣的列车

把他从遥远的南方小县带到北京，再被校车从北京站拉到燕大以后，他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跑到这儿来看燕湖。他激动得心怦怦直跳，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情在他心头荡漾，他觉得自己仿佛在游览名胜，瞻仰圣地。湖面波光潋滟，柔软的、光滑的波纹连连地吻着草岸，发出轻轻的叹息似的低语声。湖岸杨柳依依，松柏青青，亭台玲珑，曲径逶迤。他觉得燕湖是那么秀丽，那么幽静，那么神奇，像天国一样。他围着燕湖慢慢走了一圈，看遍了湖边的每一座雕塑，每一块石碑，每一张石桌。他知道中国现代史上许多的志士仁人曾在这里求过学，任过教，在燕湖边思索、探求过救国救民的真理，写出了一篇篇揭露黑暗社会、抨击封建文化的檄文，高高扬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踏着湖畔弯弯曲曲的小路，回想着那些英雄人物的奋斗历程，他觉得自己向那些伟人，那些先驱者靠近了一步，向自己追求的理想境界靠近了一步，心头洋溢着一种极为崇高、极为骄傲的感情。

这时，虽然燕湖仍像鹰云头一次见到的那样没发生什么变化，但他的感觉却不大一样了。他觉得燕湖湖面不够开阔，气势不够磅礴，湖水不够汹涌，景色不够壮观，对于自己能够考上燕大，能够享用燕湖，他认为也就是那么回事啦。莘莘学子，满园皆是。鹰云从头顶上折下一根柳条，拿在手里晃动，转系不成的事，在他的脑海里浮上浮下。转到经济系去肯定是无望了，可我不能就此放弃学习经济学。在当今的时代，不懂经济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建树的政治家。毛泽东就是因为对经济规律研究不够，认识不清，晚年才犯了大错误，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那么深重的灾难。可我转系不成，又要学习经济学，这就意味着我同时要学习中文系和经济系的课程，同时要在两条战线作战，这样我能行吗？鹰云把柳条朝湖里掷去，手紧握成拳头。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学习经济学，这是怎么也不能动摇的，这直接关系到我事业的成功，理想的实现。我作这种选择肯定会遇到困难，但事在人为嘛。鹰云把手臂往空中一挥，毅然下定了决心。这时候，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踏上一条无人走过的崎岖小路，他停下脚步，凝视了一会儿燕湖，心里既激动又感到有些忧虑。

四

“我说郑远生，你咋连达式常、刘晓庆这么走红的电影明星都不晓得哇？”

唉，你可真是‘土八路’，太孤陋寡闻了！”

当刘鹰云从燕湖回到西北楼，推开425宿舍房门的时候，赵龙平正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这样嘲笑郑远生。赵龙平来自哈尔滨，身材偏胖，皮肤较黑。

“你不晓得我们那里有多闭塞，我从小到大看过的电影总共没多少，哪能像你们，住在大城市，天天晚上可以看电影，看电视，知道的当然多啦。”郑远生红着脸争辩，可他的话别人却听不太懂。他是从广西一所乡村中学考入燕大的，在过去的那个小天地里，他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各方面的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一直担任学生干部，因此，他现在被指命为425宿舍的宿舍长。

“郑远生，咱跟你说真格的，你现在没事了就到阅览室去看《大众电影》和文学期刊，了解一些当今的知名作家和电影明星。不然，别人与你交谈，发现你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啥家伙都不知道，肯定要笑掉牙的，知道不，傻小子？”赵龙平说着用手摸了一下郑远生的头，“另外呢，你以后再甬理这样的寸头了，头发留长些，像哥们儿这样，不然呵，你就永远改变不了这‘土八路’的光辉形象。”

苏芹此时正半躺在床上看书，听着他俩的对话，忍俊不禁。他接着赵龙平的话茬笑道：“土一点有啥不好，艰苦朴素嘛，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郑远生身上这股子泥土气息不是挺招人喜欢吗？不然，怎么指名他为咱们的宿舍长呢，啊哈……”

“是呵，是呵，够招人喜欢的啦。郑远生，要是你一直这样土下去，一定会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的，哈哈……”赵龙平大笑道。

“你们笑什么，要是你们也生在农村，可能还不如我呢，可能比我还要‘土八路’。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多知道几个电影明星嘛！”郑远生愤怒地还击道。

鹰云没参与他们的谈笑。他坐在床沿上，从床头拿起一本《资本论》放在桌面上。一看见这《资本论》，鹰云就又想起了父亲。临行前的那天晚上，父亲把一套包扎好的《资本论》放进他的木箱里，对他说：“孩子，这套《资本论》是我后来买的，我没读完，但你一定要把它读完。这是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著作，对学好经济学很有帮助。到学校报了到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转系，尽力争取转到经济系去。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经济方面的人才……”

鹰云的父亲是县师范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他出生于农民之家，靠着自

己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支持念完了大学。年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国民缺乏科学和文化，而这又是由于受不到教育，因而，中国要发展，要前进，要强大，首先得发展教育，就凭着这种信念和一腔的热血，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教育事业。几十年来，他踏踏实实地做人，兢兢业业地工作，教书育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然而，历史的风雨不仅使他一事无成，还几度遭受劫难。血的教训使他认识到中国的教育完全依附于政治，政治可以使教育存，也可以使教育亡。那些年，学校可以任意被破坏，教师可以任意被处罚，交白卷的可以上大学，成绩好的却要下农村。教师不仅没有社会地位，还要受到各种歧视。这使他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并为此感到深深的悲哀。对于自己的后代，他再也不让他们做教师了。他希望他们从政，成为政治家。他认为只有政治才能救中国。鹰云在家里最小，他上头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可都生不逢时，在动乱的年月里空耗了青春，无所作为。鹰云成了他唯一的指望。对于这一点，鹰云从父亲对他所进行的特殊教育里很早就意识到了。有一次，父亲喝醉了酒，流着泪对他说：“孩子，你爸爸这一辈子算完了，你可要争气啊！”鹰云当时感到很酸楚，很难过，就抓住父亲的手，像个大人似的说道：“爸爸，你别流泪，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大政治家，大英雄，为你争气！”由于父亲的影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做大政治家的理想很早就已经在鹰云的心里播下了种子。

鹰云心烦意乱，翻开书读了几段，却什么也没看进去，便索性合上了书，双手托住下颏，两眼注视着窗外梧桐树的枝枝叶叶。转系不成的事又浮上了心头……

这时，一个身材颀长，潇洒倜傥的小伙子拿着一本《徐志摩诗选》，悠然踏进宿舍。

“林操修，什么书？”赵龙平问。

“《徐志摩诗选》。”

“又是诗选，你可真成诗迷了。”赵龙平道。

操修发现鹰云回来了，就向前一步问道：“刘鹰云，能转成吗？”

“没指望了。”鹰云摇了摇头。

“怎么啦？”

“张书记说学校有规定，没有特殊情况不能转系。算了，不求他们了，他们可以不让我转系，但不能让我不学经济。”

苏芹从床上下来，干干瘦瘦，整整洁洁的，站在郑远生身旁，比他高出了半个头。“刘鹰云，我劝你还是不要这样。老老实实待在中文系吧，胳膊拧不过大腿，不然，你到时候要吃亏的。”苏芹对鹰云道。

“干吗非要转系呢？哪个系不一样呵。咱们中文系挺不错嘛，干吗愣要学经济？这完全是赶时髦。现在考个大学这么不容易，全国的升学率才百分之四，你却这么不安分，不知足，真够呛！”赵龙平道。

“人各有志嘛！”鹰云瞥了赵龙平一眼，觉得他管得太宽。

“喏，在读《资本论》呢，能读懂吗？”操修翻了一下桌子上的书。

“有什么看不懂的，又不是天书，就是有不懂的地方，也可以查资料，问老师嘛。我发现《资本论》比那些干巴巴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生动得多，有趣得多。《资本论》虽然满纸都是‘商品’、‘价值’、‘货币’这些经济学名词，但我以为马克思真正关心的还是人——劳动者，他们的幸福和利益……”鹰云滔滔不绝地说。

苏芹听鹰云说得头头是道，俨然是个《资本论》权威似的，心里有些受不了。他无法忍受别人在他的面前炫耀知识，便不屑地说：“《资本论》并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这是马克思花了毕生精力写作的一部书，非常博大精深。你不要知道了一点皮毛，就以为自己懂了，经济系的研究生学《资本论》，由教授讲解，还要开一年的课呢！”

鹰云对苏芹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非常反感，心想，你爸爸是教授，并不说明你很博学，就回敬道：“我并没有说我已经读懂了《资本论》，那还差得远。不过，我正在读，并且有我自己的独特理解。我不仅要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还要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通论》。”

鹰云所说的大经济学家的名字和书名，大家都不知道，就都不做声了，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干自己的事情。宿舍里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

操修在查看日历。他突然大声喊道：“诸位，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

“是的，该去买月饼了，要不就买不到好的啦！”赵龙平道。

“中秋节咱们搞个活动吧！”操修提议。

“搞什么活动？”苏芹问。

“宿舍长大人，你看呢？”操修看着郑远生。

“我随你们，怎么都行。”

“请中南楼232宿舍咱们组的女同胞来，咱们一块儿搞个联欢晚会，怎么